

# Three Points from Reading *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*

Huang Sanchang

**Abstract:**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mantic creative techniques of *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*, proposes and discusses a special culture in *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* - water culture, an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*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*.

**Key words:** *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*; Romanticism; water culture; plot

## 读《红楼梦》三得

黄三畅

(湖南省武冈市二中 武冈 422400)

**摘要:** 论述《红楼梦》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、提出并论述《红楼梦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——水文化，以及《红楼梦》结构上的特点。

**关键词:** 红楼梦；浪漫主义；水文化；情节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7.411

**文献标识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2832-4889 (2023) 01-0003-05

**DOI:** 10.12424/ER.2023.001

**文章链接:** <https://www.oc-press.com/ER-01-003.html>

### 一、《红楼梦》的浪漫主义

《红楼梦》无疑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。要谈其浪漫主义，避不开那块女娲补天剩下来的顽石，和贾宝玉一游的太虚幻境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讲了一个神话故事。当年女娲补天剩下的遗弃在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，请求路过的癞头和尚、跛足道人带它到红尘“富贵场中”“温柔乡里”去享受一番，那和尚、道士便让正要从太虚幻境下凡的神瑛侍者带入人世。于是第二回也就有了冷子兴所说的贾宝玉“衔玉而生”。又从第五回可知，贾宝玉是神瑛侍者转世，神瑛侍者和那块通灵宝玉（青埂峰下的顽石）是神奇地结合在一起的。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中，那块玉能为他除邪祟，但他被声色货利所迷便不灵验。故此在第二十五回里，贾宝玉便

逢到“五鬼”而病得“连气都将没了”，但又只要那和尚、道士对那块玉如此这般一番，贾宝玉连带王熙凤就都痊愈了。贾宝玉和这块玉是不能离弃的，那块玉戴在贾宝玉身上的时候，贾宝玉才思敏捷异于常人，这从第十七回的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便可知；但第九十四回里，这块玉一旦失去，他就“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语，没心没绪”。

再来看太虚幻境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里，贾宝玉由秦氏也即警幻仙子的妹子引入太虚幻境，然后由警幻仙子亲引游太虚幻境。幻警仙子先让他看“太虚幻境”的牌坊，接着引他进“孽海情天”的宫门，再让他看金陵十二钗又副册、副册和正册，然后让仙子来接他，让他闻“群芳髓”之香、吃“千红一窟”之茶、饮“万艳同杯”之

酒,再让他观赏新制《红楼梦》十二支的歌舞,最后授其云雨之事。这一切,都是为了开导宝玉,希望他幡然醒悟,跳出迷圈。然而贾宝玉终不醒悟,仍“未免有儿女之事”。警幻只好把他带到迷津边,说:“此即迷津也。深有万丈,遥亘千里,中无舟楫可通,只有一个木筏,乃木居士掌舵,灰侍者撑篙,不受金银之谢,但遇有缘者渡之。尔今偶游至此溪,设如随落其中,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。”那“木居士”就是林黛玉,“灰侍者”就是他自己。撑木筏而渡迷津可以这样理解:贾宝玉与林黛玉在人生的迷津中同心同德、同气相求,而两人又因爱恋和婚姻的不称意而参透爱情、觉悟人生。

顽石与太虚幻境的浪漫主义的旨趣是贯穿在整部《红楼梦》之中的。对贾宝玉艺术形象的刻画,也既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的。

书中很多情节和细节,也可读到浪漫主义的描写。

第二十六回里,林黛玉听说贾宝玉被贾政叫去到晚上才回,就想去问情况。将到怡红院,见薛宝钗进去了,就在芳沁桥上看了一会水禽才来到怡红院扣门。谁知丫环晴雯和碧痕拌了嘴正没好气,还在抱怨薛宝钗的到来,忽然又听人叫门,晴雯越发动了气,并不问是谁,就说“都睡下了,明儿再来”。林黛玉又说“是我,还不开么”,晴雯没听出来,谎说“凭你是谁,二爷吩咐的,一概不许放人进来”。林黛玉越想越伤感,也不顾苍苔露冷,花径风寒,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,悲悲戚戚呜咽起来。不料这绝代姿容、稀世俊美的女儿一哭,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都忒楞楞飞起远避,不忍再听。真浪漫啊!浪漫主义与真实性也并不矛盾,读到这里,谁不认为是真实的?

第二十三回,林黛玉见桃花落了,怕人践踏,又觉得撂到水里也会随水流到脏的臭的地方去,就干脆扫好拿土埋掉。第二十七回里,她还特意作了一首《葬花词》,边念边葬花。贾宝玉也有这种待花如待人的情感。第七十八回,贾宝玉从乃父贾政那里回到园中,猛见池上芙蓉,想起小丫环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,于是对着芙蓉嗟叹一番,又想在芙蓉前一祭晴雯。于是

写了《芙蓉女儿诔》,到晚上把诔文挑于芙蓉枝上,先行礼,再泣涕念读。对林黛玉和贾宝玉异于常人的浪漫举动的描写,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。

第九十四回里,怡红院本来枯萎了一年的海棠,竟然在十一月里开出花来。目睹这一怪现象,很多人各有看法,李纨说是宝玉喜事来了,此花先来报信。林黛玉说是二哥哥认真读书了,舅舅喜欢,那棵树也就发了。贾兰则在诗中写“莫道此花知识浅,欣荣预佐合欢杯”。贾宝玉先也高兴,后想起海棠是晴雯死的那年死,今日海棠复荣而晴雯不能复生,转喜为悲;忽又想起听说王熙凤要把五儿补入,或此花为她而开,又转悲为喜。只有贾探春心里说“此花必非好花……草木知运,不时而发,必是妖孽”。不管怎样理解枯树开花吧,这种浪漫主义的写法是加深了文章的内涵的。

第九十八回,林黛玉气绝之后,紫鹃、李纨等痛哭了一阵,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,侧耳一听,却又没有了。这也是浪漫主义的描写,绛珠仙子归天,才有仙乐啊。

第一百二十回里,贾政扶贾母的灵柩到金陵安葬了坐船回家。船泊下贾政写家书写到贾宝玉的事,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一个人,光头、赤脚,披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,向他倒身下拜。贾政认出是贾宝玉,和他说话,又不作声。又见船头来了一僧一道,两人夹着贾宝玉,说“俗缘已毕,还不快走”。然后三人登岸作歌而去,贾政追了一程,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,并无一人了。从哪里来,回到哪里去,这是与第一回相照应,这种浪漫主义的描写耐人寻味。

对其他人物,也有浪漫主义的描写。第六十六回里,尤三姐在柳湘莲面前自刎以明志后,柳湘莲俯棺大哭一场,昏昏默默出了门,被薛蟠的小厮带入新房之中。忽见尤三姐从外而入,一手捧着鸳鸯剑,一手捧着一卷册子,向着他哭泣、诉说。然后一阵香风,无踪无影去了。柳湘莲警觉,似梦非梦,自己竟处在一座破庙中,旁边坐着一个跏腿道士在捉虱子。几句对话之后,柳湘莲便跟随那道士,不知所之。这种浪

漫主义的情节，是柳湘莲的最佳结局。

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，是按照作家理想中认为应当是怎样的来描写，或者是理想地描写对象，或者描写理想化的对象。《红楼梦》的浪漫主义正体现了这一原则。现实固然是其创作的丰腴土壤，浪漫主义则突破这种现实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有机结合，丰富和升华了作品的主旨。

## 二、《红楼梦》的水文化

一部《红楼梦》，荡漾着水的意蕴。贾宝玉说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而这部书中写了多少女儿！单凭这一点，上述说法就可以成立了。但是请注意，还有更多的实写水的情节。水，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是一种文化，和书中所描写的其他文化一样，显得特有意蕴。

第五回末尾，贾宝玉来到太虚幻境，依警幻所嘱之言与可卿行了儿女之事的第二天，两人携手出去游玩，不觉走到迷津岸边。深有万丈、遥亘千里的迷津，无舟楫可通，只有一个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撑篙，遇有缘者渡之。无可如何之际，竟被被许多夜叉海鬼拖将下去了。上文说过，所谓木居士，可以理解为贾宝玉自己，灰侍者则可以理解为林黛玉。贾宝玉能不能被救，全在于木居士和灰侍者，亦即贾宝玉能不能脱离世俗的迷津，全靠他自己和林黛玉的觉悟。整部《红楼梦》的一条重要线索，实际上也是抒写宝、黛在落入世俗迷津，在其中浮沉、寻觅、挣扎，最后到达彼岸的过程。

第十七回对大观园里的水进行了细致的描写，里面有“一带清流，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中”；“清溪泻雪，石磴穿云，白石为栏，环抱曲沼”。贾宝玉因此有“绕堤柳借三分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”的联语。有“水声潺潺，泻出石洞，上则萝薜倒垂，下则落花浮荡”的“蓼汀花溆”；“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清，溶溶荡荡，曲折萦纡”。原来园子里的溪水名“沁芳泉”，是从外河通过“沁芳闸”引入的。“沁芳闸”这一名称就值得吟味：“沁芳”不能无度，需要节制。贾宝玉取此名，是从冥冥之中获得的灵感吧。潇湘妃子所住的潇湘馆，自然也离不开水：“后院墙下忽开一隙，

得泉一派，开沟仅尺许，灌入墙内，绕阶缘屋至前院，盘旋竹下而出。”简直是具体而微的潇湘。大观园因为有条内河“沁芳泉”而灵动活泼如那些青春靓丽的女儿们。

第二十三回，贾宝玉在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读《会真记》，见桃花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，他就兜了那些花瓣抖在池内，让它们流出沁芳闸。不久林黛玉来葬花了，说把花撂在水里不好，园子里的水干净，流出去之后就有人倒脏的臭的东西，把花也糟蹋了。是的，杜甫说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，林黛玉比贾宝玉更了解水，也寓意林黛玉比贾宝玉更了解世俗社会。实际上，将这位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二号人物的籍贯安排在扬州，也有深意。她两次都是坐船到贾府来的；死了以后，“带柩回南”自然也是从水路。潇湘妃子终归于水。

第六十二回，香菱跟一些小戏子在园子里玩，和豆官嬉戏时滚在一洼子雨水上，把新裙子弄脏了。后来贾宝玉来了，听香菱说那裙子的料子是宝琴带来的，她和宝钗都做了一条，就说你的先弄脏了，宝姐姐的尚好，就是辜负了宝姐姐的心，而且薛姨妈也嘴碎。于是让袭人把她的一条同样的换下来。这里有深意。香菱和袭人都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的人物，香菱的新裙子被积水弄脏，寓意香菱被世俗社会蹂躏，贾宝玉让袭人帮她，寓意想减轻她的痛苦。

第七十六回，中秋之夜史湘云和林黛玉在“因洼而近水”的凹晶溪馆赏月。“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轮水月，上下争辉，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”。这种意境的描写，就是要做足水的文章。特殊环境、特殊时间里的水，更能反映这两个载于金陵十二钗正册里的人物的的心境。两人联诗将要结束时，林黛玉见池子里有个黑影像鬼，史湘云捡了一块小石片打去，“一个大圆圈将月影荡散复聚者几次。只听得那黑影里嘎然一声，却飞起一个白鹤来”。接下来的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诗魂”的联语，氛围、情境全出来了，称得上是《红楼梦》水文化的震撼人心的绝唱。白鹤被惊扰而无奈地飞出寒塘，林黛玉她们也会像它一样遭受惊

吓而逃离现实的寒塘啊。月，沉在寒塘里才称得上冷月，两具诗魂葬在里面，真是适得其所。“水”中的意蕴，值得细细咀嚼。

第八十一回，贾宝玉不想看书，一个人走出来逛，见探春、李琦、李玟、邢岫烟“四美”在蓼溆的栏杆上钓鱼，便也掺进去。虽说要做姜太公（愿者上钩），但终究有点心焦，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，他把竿子一幌，就被吓走了。又无可奈何地说，我最是性子急的人它偏性子慢。还乞求：“好鱼儿，快来罢！你也成全成全我呢！”最后还把钓竿折断，钓丝振断，钩子也不知去向。这样的描写很有意味：水里的东西，想得到它们是要慢慢来的，贾宝玉修为未到位，过于心焦，结果鱼逃竿断。对贾宝玉而言，水做的骨肉的女人，和水里的鱼一样。

整部《红楼梦》是“假语村言”，贾府兴衰的见证人及《红楼梦》的线索人物贾雨村这一形象，也融入了水文化因素。第三回写贾雨村是与林黛玉同路到京城来的，当然是水路，意味着贾雨村是顺水而上。第一百二十回写他的结局，也体现了一种水文化。贾雨村犯了婪案，定了罪，却又遇大赦，褫籍为民。带着家眷回原籍，在急流津觉迷渡口邂逅成了神仙的甄士隐，贾雨村问自己的终身，见甄士隐拒绝回答，就心中恍恍惚惚，在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。这是一种象征；急流津觉迷渡口也应是警幻仙子推下水的贾宝玉上岸的地方，贾宝玉应该已经上了岸，而世间像贾雨村一类人还正在梦中。

### 三、《红楼梦》情节发展的一个特点

《红楼梦》的情节发展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情节暂断，节外生枝。

一种情况是：故事情节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暂停，而插进另一个情节，这个情节没有多长，稍后或有补述，但以后不再叙述，是断尾的：然后又接着上一个情节来叙述。

第七回，薛姨妈让周瑞家的去给几个小姐送花。周瑞家的先后给迎春三姊妹、凤姐送去再往贾母那边去，情节却又被打断了——她的女儿从婆家来了。原

来是来和她说这样的事：女婿冷子兴多喝了两杯酒和人分争，“被人放了一把邪火（暗中挑拨），说他来历不明告到衙门里，要解递还乡”。周瑞家的认为这不是“什么大不了的”事，要她放心，打发回去了。再写周瑞家的把花送到黛玉那里，离开之后，又补述冷子兴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，故叫女人来讨情分，周瑞家的不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，“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”。这样写，最大的好处是读起来不沉闷。虽然写了周瑞家的把花送给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表现，但终究不免沉闷，而插进另一种性质的情节，沉闷自然一风吹了。此外还有这样的作用：花是“领着内帑（宫廷内的钱库）钱粮，采办杂料”的薛家从宫里拿回来的，将其送给贾府的小姐太太；周瑞家的仗着贾府的势力，根本不把打官司看做什么事，两相映衬，很有意味。

有的地方，一个断尾的情节似乎完全不必要插进去，作者的用意究竟是什么，需要深思。第三十九回，写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给贾母等一千人讲杜撰故事：有人抽柴草，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村姑。关键时刻却又被打断：南院马棚里走了水（失火）。贾母等人看着火光熄了之后，再让刘姥姥另讲故事。而以后也没有再写这件事了。仔细琢磨，当然不是冗赘。这是一种象征，马棚会“走水”，贾府也会“走水”，刘姥姥就是见证者。

另一种情况是：正写着一个情节，突然被打断，而写另一个情节，那另一个情节写到一定的地方就停下来，又接着开头的情节，再到一定的时候才又接上那另一个情节。

第六回里，刘姥姥来到荣国府，周瑞家的把她领到二奶奶王熙凤身边，说，白来逛逛呢便罢，若有甚说的，只管告诉二奶奶。刘姥姥本来是来要点东西的，但又羞于启口，经周瑞家的使眼色，心想今日所为何来？就忍下羞耻，要把来这里的目的说出来。正在节骨眼上，忽听二门上小厮们说，“东府里的大少爷进来了”，王熙凤就忙止住刘姥姥：“不必说了。”后面就是王熙凤和贾蓉的对话。原来贾蓉是来向王熙凤



借玻璃炕屏的。王熙凤和贾蓉一番打情骂俏，让贾蓉走了以后，才用二十两银子打发刘姥姥。这样写大有趣意。

第一，一边是穷苦人刘姥姥向王熙凤讨要东西，一边是东府的阔少贾蓉向王熙凤借东西，一穷一富，一老一少，一丑陋一漂亮，一真正含羞忍辱一假做畏怯：两相对照，相映成趣。

第二，一边是真讨，为的是那个穷家，说的是实话；一边是假借，说奉的是父命，话里有话，言借此而实要彼：真真假假，令人玩味。

第三，一边是和刘姥姥没有真感情，不可能认刘姥姥的孙子板儿是“侄儿”；一边是和贾蓉有真感情，贾蓉才是她的“正经侄儿”；对没有真感情的说话还算客气，对有真感情的反恶声恶气的，“若碰一点儿，你可仔细你的皮”：细细琢磨，意味良多。

第四，一边是“天也晚了，不虚留你们了”，打发快走；一边是贾蓉已走，又被喊回，而王熙凤“只管慢慢的吃茶，出了半日的神，又笑道：罢了，你且去罢。晚饭后你来再说罢……”。前者没有悬念，去了就去了；后者悬念深深，晚饭后再来做什么？

第五，王熙凤对刘姥姥是居高临下，对贾蓉也是居高临下，而又高下有别。对前者虽有一丝怜悯，但在她眼里是真正的下等人；对后者是爱昵，是作为少妇的婶子对花花公子的侄子的违背伦理的畸形的情感。

第六，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。王熙凤多面性格中的狡狴、荒淫已初露端倪。贾蓉的无耻、无聊、会耍小小心机的性格也已显露。

也许还有许多玄妙，可以慢慢悟出。总之，这样穿插起来些，比照反衬，引人思考，情趣盎然。

第十四回凤姐在宁国府为料理秦可卿的丧事帮忙，突然听说随贾琏送林黛玉回苏州的昭儿回来了。一问，则是“林如海捐馆扬州城”，处理了有关事宜后年底就会带林黛玉回来。然后，继续写凤姐在宁国府大显身手，到十六回才写贾琏带着黛玉回来。这样交叉写，显得“祸不单行”，象征意义很明显。

第十六回则写荣、宁二府人丁齐集，为贾政庆贺生日，突然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，宣贾政入朝，再写贾母带王夫人等进朝谢恩，原来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了。这是“喜上加喜”了。然后就暂不写元春的活动（到下一回才写大观园的事，再下回才写元春省亲），而是写秦钟父亲秦业被秦钟气死、秦钟添了症候，贾琏带了黛玉从苏州回来，再写秦钟之死。这样写，除了有对比的意味，象征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，一是喜后有忧，忧后有喜，喜忧总是循环往复，二是秦钟的今天，就是贾妃的明天。

再一种情况是：只用一句话来提个头，这句话讲了之后相关的情节过后较久才续上。第十一回，王熙凤从宁国府看了秦可卿、商议了一些事回到自己家中，问平儿，家里没有什么事，平儿告诉她，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，旺儿媳妇送来了。原来是写王熙凤放高利贷。先设个悬念，其放高利贷的事并不马上接着写，而是以后陆续写（第十六回有写到旺儿媳妇来送利银）。

上述写法，还可举出很多例子。这样写，刚读时也许觉得有点突兀，细细一想就觉得特别真实。生活本来是这样的啊，很多事情的发生本来是很突然的啊，它要发生了谁也挡不住，哪能让你处理好这件事之后它再发生？

